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三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三

元 許謙 撰

王之六 變四

傳○疏漢地理志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相覆千里瓚案西周方八百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華胡化反太華即華山在

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即嵩高在潁川嵩高縣前編外方非嵩高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㨿唐志一名方山葢古為外方春秋時秦晋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固嵩高之聯峰然謂為嵩高則非爾○䟽左氏傳襄王賜晋文公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晋於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晋時為周畿内故知北得河陽百故應劭注漢河内郡修武縣云有

南陽縣是晋所啟南陽今修武省為鎮屬懐州河
陽亦漢河内郡之縣今為孟州縣所謂漸冀州之
南也○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
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事也深尺
鳩反又尸鳩反景與影同○前編幽王立褒人有
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王

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來救晉鄭即申立宜臼是為平王繒慈陵反國在沂州○戲許宜反驪山下地名○鄭譜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萊先生曰成

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地理攷異王城本郟鄏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成周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赧王又居王城郟古洽反鄏而蜀反○疏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言作詩不為雅而為風非謂采得其詩乃貶為風也張逸

問鄭曰平王微弱詩不復雅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在雅何荅意謂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李氏叅離以下皆平王之詩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盖謂雅頌之詩亡也

孟子所謂詩亡東遷之後王者迹熄雅頌之作亡也先王之德西都頌之至矣可無作也政令不能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為而作西都數百

年非無風也古之録詩所以示勸戒有雅以道
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閒之
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餘皆
民閒之詩也葢雅必出於朝廷風則在下之歌
詠古則必有其制或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
是以東征之事大於玁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
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
采芑同什也於此可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黍離一王大夫行役閔周

經

始視之謂黍之離離復視之乃稷之苗爾蓋心迷意亂目視不精而致誤也所以行往而遲遲者以心之揺揺而不定也又見惟欲徘徊於此而無意於行也至於稷之穗易辨矣而亦莫辨則憂之甚又至於成實則尤易辨而亦莫辨則憂愈極故心如醉如噎之辭亦愈重也此則賦

體也

傳○一章傍步光反徨胡光反

愚謂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黄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黄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云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粱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

粟穀實之總名説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衆穀也本草稷今穄也與黍同類穄音祭

三章蔬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詩緝食窒也如噎謂氣逆而如噎也

君子于役二章 王大夫妻思其君子 異經○一章箋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賦而興也上三句謂君子之役無期可歸次三句則以家中目前之所睹者以起興雞則必棲

于塒與桀猶人必當止於家今乃不得止息日夕則羊牛必來猶人出有期必當歸今乃無期可歸則思君子之心容可已乎

傳○一章畜許六反○二章杙以即反○蹠庶幸也幾覬也庶幾者幸覬之意覬几利反

君子陽陽王三前篇婦人異

經○陶釋文音遥毛義與傳同○語録問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説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别將

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内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箋君子禄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俱在樂官也

此詩或為淫亂之辭而朱子不然者豈以執翿為舞器由敖為舞位非淫者之所宜有乎然則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徵礙否竊意此誠賢者仕於伶官如簡兮比鄭箋或得其說

也但招我之招不必作相招祿仕爾房毛謂房中之樂疏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揚之水 王四 戍申之人

經○疏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詩緝楚小於薪蒲輕於楚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此詩也彼其之子指留國中不出戍之人而言

猶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之意怨辭也水本可以載巨舟今悠揚緩流乃至不能流一束之薪以比王本號令天下今號令不行至不能保其母家況賦役不均而彼其之子乃安處於家不與我同出戍思而又思何日月我得歸哉平王既不能正王室又以畿內之民下戍於不共戴天之讎而且賦役不均故其民怨之而言如此

傳○一章屯徒門反數色角反○三章蔬蒲柳有兩

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簳毛云蒲草○題下施式豉反

中谷有蓷 王五 婦人見棄自述

經

禮義陵遲風俗澆薄百姓失其夫夫婦婦之道以貧而仳其妻始怨而終悔也蓋天方旱時蓷草生於谷中幽陰之地者遇暵而且乾矣於是

夫豫防食之不足仳離其妻婦人乃嘅然而嘆以遇夫之艱難困厄故也脩如脯亦乾之義也婦人嘆之不足又歗以發其憂思以不幸而遇其夫之不善者故也乆而天雨既降蓷之暵者今則濕矣是則禾黍復蘇可以有得食之望而女之既離者不能再合雖泣而嗟嘆無及深恨覆水之不可復收也夫之與婦固當偕老貧富苦樂皆宜共之而不變今非有可出之罪於天

之方旱亦未見其黎民靡有孑遺之勢而輕儇無義遽仳離之將豫置於死地宜其嘆歗涕泣而怨之深也及其旱之旣解而室家之道已絶則雖嗟何及哉于以見上之人教化無素致下民無道可以觀東周之風矣詳味其辭人在言外盖當時君子之言非婦人之所自作也

傳○一章鵻萑並音隹爾雅萑蓷盖草本名萑又名蓷毛氏以鵻字代萑字故傳從之葉似萑爾雅注

及詩疏皆作葉似荏今傳中萑字誤葢蓷即萑不可謂之似萑也爾雅疏臭穢草芜蔚也又名益母荏者白蘇紫蘇類也芜昌蒿反蔚紆勿反○穀不熟饑菜不熟饉○二章語録淑善也三字合移在歎矣字下嘆子六反懟徒對反

兎爰六王君子不樂其生

經○罹音離吪五戈反

傳○一章難奴旦反○庶幾見君子于役○二三章

爾雅㲻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注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一物五名展轉相解㲻音壁罬音輟覆方六反罥古縣反

序○左氏傳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桓王鄭莊公鄭伯不朝王以蔡衛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周公黑肩將左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曼伯右拒祭仲足左拒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拒俱甫反繻音湏聃他甘反射音

石中竹仲反

葛藟王七民流離失所　異

經

葛藟本生於山谷丘陵在河之滸為非其所興

己之失所也

傳○一章遠見鄘蝃蝀○左氏傳昭三年鄭罕虎如

晋叔向曰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

猜焉又二十年齊公孫青聘于衛衛亂從諸死烏

賔將掫主人辭賔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掫祖侯反○三章爾雅夷上洒下曰漘疏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愚謂洒猶洗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齧入若脣也洒蘇典反

采葛 王八 淫奔 異

傳○二章爾雅蕭萩疏萩一名蕭今人所謂萩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麄科生多者數十

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今傳作荻也誤字萩雌由反○爇如劣反○三章艾爾雅一名氷臺注今艾蒿也○糸紀有反

大車九王淫奔者畏大夫 異

傳○一章毳衣以宗彝為首次藻次粉米凡三繢於衣黼黻凡二繡於裳宗彝有虎蜼毛蟲也故曰毳

詩緝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八命加一等即上公九命其未出封

則與侯伯同服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

此詩所謂周大夫者上大夫卿也雖位柚壘三音

丘中有麻王十淫婦　異

經○玖見衛木瓜

愚恐嗟非其人之字特歎語爾以三章之子可見

子國則所私之人上下兩章皆異其文也

王詩譜

王詩十篇惟黍離揚之水灼知平王之詩餘皆不知何王之世鄭從序說分為平桓莊三王未詳是否

鄭一之七 變五

傳○鄭詩譜桓公為幽王大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

周難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公死犬戎之難武公卒取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莘後河食溱洧焉䟽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鄶音檜冒音墨帑音奴掘渠勿反

文王二弟虢仲封東虢鄭滅之即鄭之制今鄭

州滎陽縣也虢叔封西虢晉滅之今陝州是若虢州則其竟之所至也國語虢叔恃勢左氏虢叔死焉者仲之後也左氏虢仲為王卿士者叔之後也

緇衣一鄭周人愛武公

傳○一章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黒乃成緇說文纁淺絳也廣韻緅青赤色緅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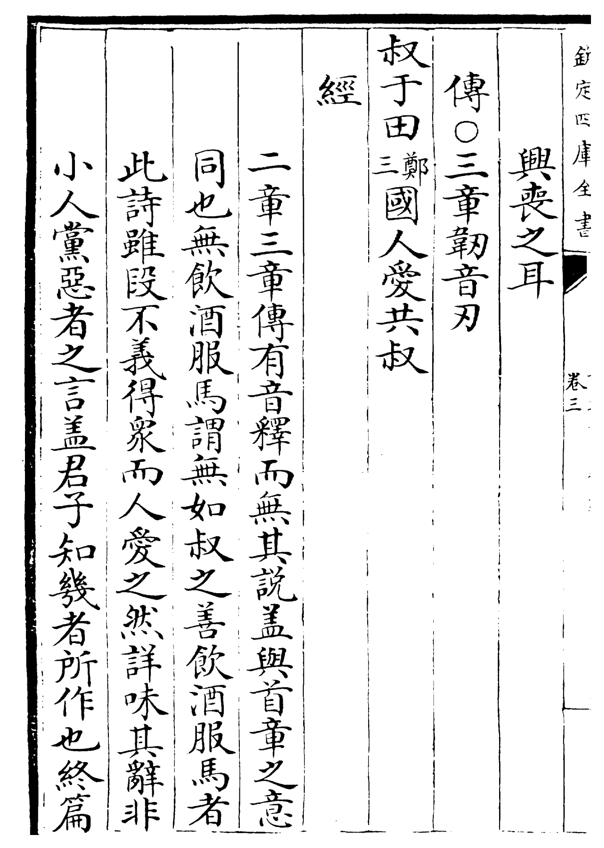
尤反○朝直遥反稱昌孕反更古行反飧蘇尊反
○疏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
私朝在天子宫内○詩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凡
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
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
聽其所治之政其服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
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
之其裳皆素○詩記諸侯入為卿士皆受館於王

室適子之館親之也○鑿即各反粟一石得米六斗為糲糲米一石舂為八斗為鑿糲郎達反○朱子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題下詩緝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孔叢子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緇衣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譖人投畀豺虎有北有昊可謂惡之至詩之好賢惡惡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將仲子二鄭淫婦　異

經

此詩詞氣類野有死麕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兄國人之言猶為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淫邪不能禁其欲也有畏人之意良心之存也儻上之教化行而下之風俗厚若此婦人豈不能修飭而以貞信自守邪然則小民心術之微皆上之人有以



興喪之耳

傳○三章韌音刃

叔于田鄭三國人愛共叔

經

二章三章傳有音釋而無其説盖與首章之意同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飲酒服馬者此詩雖段不義得衆而人愛之然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盖君子知幾者所作也終篇

雖全稱美畧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
酒之事舍是葢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
驅騁田獵沉湎于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
所不至邪禍敗之來豫知之矣
傳○一章左氏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愛段
欲立之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巳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廪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

共音恭大音泰

大叔于田鄭四同前

經○通解狩者捕禽獸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取禽嘗祭已祭取餘獲陳于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所以貴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鄉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令取于澤揖讓之取也所以禮裼暴虎獻于公所○詩緝組文五采相閒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傳○一章衡車軛也○蹺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袒即禮字偏脫衣袖也蹺脫衣見體曰肉袒凡服裏有袍襗之屬然後服表以同色之衣裼之裼上加襲衣襲上加朝服凡獨言袒者袒去襲而露裼言袒裼者則并袒去裼而露肉也襗音宅○二章舍

音捨拔音跋括也矢銜弦處○覆芳福反倒也簫弓梢也禮疏弓頭稍剡差斜似簫故謂為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梢師文反○二章箭音同○題下大叔之大音泰

清人鄭人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五鄭鄭棄其師鄭人賦之

經○三章陶陶釋文徒報反驅馳貌今傳無音必當讀如桃而解為樂而自適之貌則當為餘招反○好毛鄭皆釋為容好與傳同而釋文呼報反此字

疑從傳如字讀者是

傳○一章重平聲○二章句古侯反○三章凡兵車

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在中唯將車

則鼓懸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

題下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

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詩疏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

侵鄭故禦之

羔裘鄭六美大夫　異

傳○一章侯美也釋文韓詩訓○卒章英見名南羔羊

遵大路鄭七淫婦為人所棄　異

經○二章好釋文一如字一音呼報反傳無音而訓為情好當從呼報音

傳○一章摯與攬同撮持也○疏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惡烏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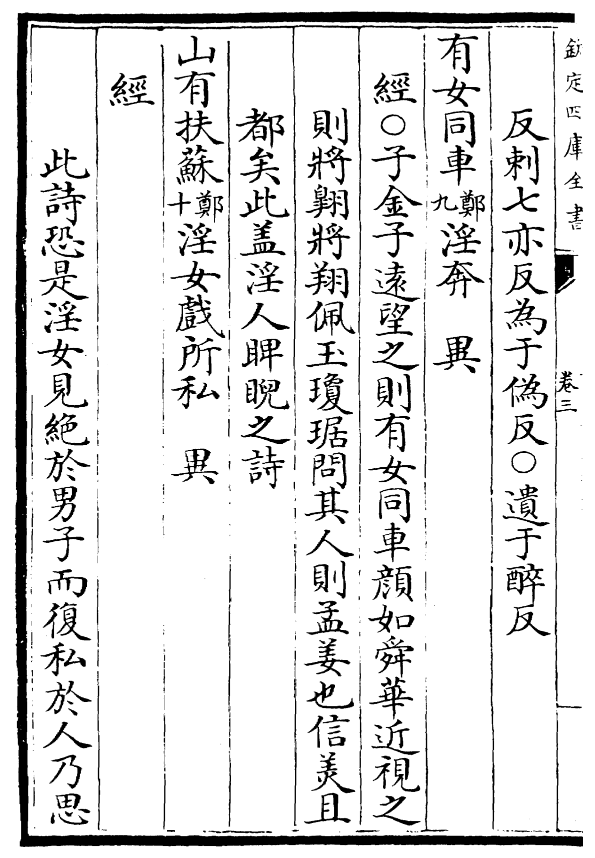
說音悅○二章家說毛注䰽棄也疏不得其說遂曰䰽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案說文𣫭棄也引詩此句則不假醜義矣𣫭即䰽字

女曰鷄鳴鄭八詩人述賢夫婦　異

傳○一章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疏結繳於矢謂之矰繳繩也矰高也言矰高者取向上射飛鳥之義茀之言刜也以弋飛鳥刜羅之謂結繳以羅取而刜殺之也說文繳生絲縷蓋用生絲

為繩也韻會制斷也斫也䙶音增茀扶弗反繳章畧反剬孚勿反○昵尼質反二章中也之中陟仲反為去聲○三章珩瑀琚璜音行禹居黄蠙部田反蚌之别名○内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觽木燧注蹠紛帨拭物巾刀礪小刀及礪礱小觽解小結之觽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玦當作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捍謂

拾也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管筆彄也遰刀
鞞也木燧鑽火也晴則取火於日陰則鑽火又婦
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
施鞶袠大觿木燧注蹏鞶小囊也袠刺也以針刺
袠而為鞶囊故云鞶袠餘物不言施獨于針管線
纊之下而言施鞶袠明為四物施也帨始鋭反礪
力制反觿許規反捍户旦反遰時世反礱力工反
著知畧反彄苦侯反鞞必頂反鞶步干反袠陳乙



反刺七亦反為于僞反○遺于醉反

有女同車 鄭九 淫奔 異

經○子金子遠望之則有女同車顔如舜華近視之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問其人則孟姜也信美且都矣此蓋淫人睥睨之詩

山有扶蘇 鄭十 淫女戲所私 異

經

此詩恐是淫女見絶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

絶者之美好而厭所私者之狂狡也或曰有女同車男戲女山有扶蘇女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與我同車同行者貌如舜華舜英我將之以翱翔佩玉固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容貌則洵美且都語言則使人不忘哉同車者則所與淫之女孟姜則戲設之辭也女則以山有扶蘇荅之如傳意

傳○一章扶蘇扶胥小木毛傳文疏謂未詳所出○

二章爾雅紅龍古其大者蘬蔬紅名龍古大者名蘬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餘同傳蘬丘軌反○獪古外反

蘀兮一鄭十淫女 異

經○子金子蘀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易老故欲且與之相樂也今案此說則當為比體

狡童二鄭十淫女見絕而戲其人 異

經

恐此為淫女見絶於人而思其人之詞言既與我絶為思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息正言而怨之也

褰裳鄭十三 淫女語所私 異

經○二章洧于軌反

傳○一章地理攷異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章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

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頴水經洧水過
新鄭縣南溍水從西北來注之溍溱同

丰鄭十四　淫女悔不奔　異

傳○一章箋有面貌丰丰然豐滿者待我於巷中疏
巷是門外之道○三章箋聚以禪縠為之詳見衛
碩人○疏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
詩須韻句故别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俱用
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東門之墠鄭十五淫者

經

此男女相倡和之辭其事則始相為亂久而復會共道前日之邪思也一章男道女所居之地曰東門有墠墠之外阪上有茹藘之草其地即女之居也於此而望之室則邇矣不得見其人而甚遠也二章則女自道所居之地曰東門有栗之所行列之家室即我居也我豈不爾思乎

但子不就我而不得見爾朱子謂刺詩雖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者而賦之之人常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淫邪之人所自賦也嘗於桑中之序論之是固然矣然以後世觀之為於放淫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為詞章而深知風俗者為之但決非意誠心正之君子而其言不可以為訓廼若勸而非刺者故不足道爾人情不大相遠也

何古之邪亂者多長於言今之邪亂者多不能
為之乎故愚於東門之墠以為詩人道其男女
倡和淫邪之言而成之非其自作者也愚觀詩
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之詩為然也

傳○一章除地除草也町吐鼎反町町平意蒐所留
反茜倉甸反○爾雅陂者曰阪注陂陀不平之貌
陂陀音坡駝○識音志○二章行戶郎反

風雨鄭十六 淫奔之女見所期之人而恱 異

經

小序以為亂世思君子亦通但不必以雞鳴喻君子之不變蓋雞専取其夜將旦司晨之鳴常在昏暗之時不專取日中之鳴也風雨如晦正不足以取喻蓋此詩非興體乃比體也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風雨比時之昏雞鳴比政之亂儻於此時得見君子以為政則國事安得不平民疾安得不瘳人心安得不喜哉

序○佻他凋反

子衿鄭十七　淫奔　異

傳○一章純至尹反緣于絹反○䟽衿與襟同交領也○二章綬玉藻注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組綬一物也○毛氏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䟽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葢讀禮記本與鄭異瓀而兖反石次玉珉玟同眉貧反石似玉而非緼音温赤黄色○三章䟽爾雅觀謂之闕謂宫門

雙闕此言城闕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儇許緣反

揚之水鄭十八 淫者相謂 異

經○一章楚見周南漢廣傳

鄭君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誑惑離間之於是則自勸而作此詩言悠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以興宗族微弱不足以禦外患況我兄弟終

少惟予二人而已他人離間之言乃誠無實而
廷女決不可信茍如此則骨肉猶可以自相保
也此雖兄弟自保之辭亦足以風諫其上

出其東門鄭十九 君子見淫奔者而作 輿

傳○一章䟽縞細繒色白綦青而微白為艾草色○

二章荼毛云英荼箋茅秀䟽茅草秀出之穗

序○五爭事見春秋傳桓十一年初祭仲為莊公娶

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

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祭仲專鄭伯使雍糾殺之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復入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立公子儀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納厲公是五爭也女尼據反

野有蔓草十鄭二男女相遇　異

溱洧
鄭二十一　淫奔自敘　異

經〇一章勺時灼反

傳〇一章本草澤蘭及蘭草注云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莖幹方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如薄荷微香葉尖有毛不光潤花帶紫白色萼亦紫色蘭草大抵相類葉光潤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生水傍又曰澤蘭方莖蘭圓莖〇本草芍藥注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

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古今注將離相别贈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故相贈○詩記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通典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上招䰟續䰠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濵盖出此凡言祓者祉也以為

祈介祉也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禊者絜也言自潔濯也○上注字皆通典沈約宋書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祓敷勿反疢丑刃反○鄭篇下衛淫奔之詩匏有苦葉靜女新臺牆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氓木瓜九篇鄭淫奔之詩將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有女同車東門之墠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十四篇自將仲

子至子衿九篇皆女惑男之語愚竊謂風雨為思君子之詩揚之水謂兄弟相保之詩

鄭詩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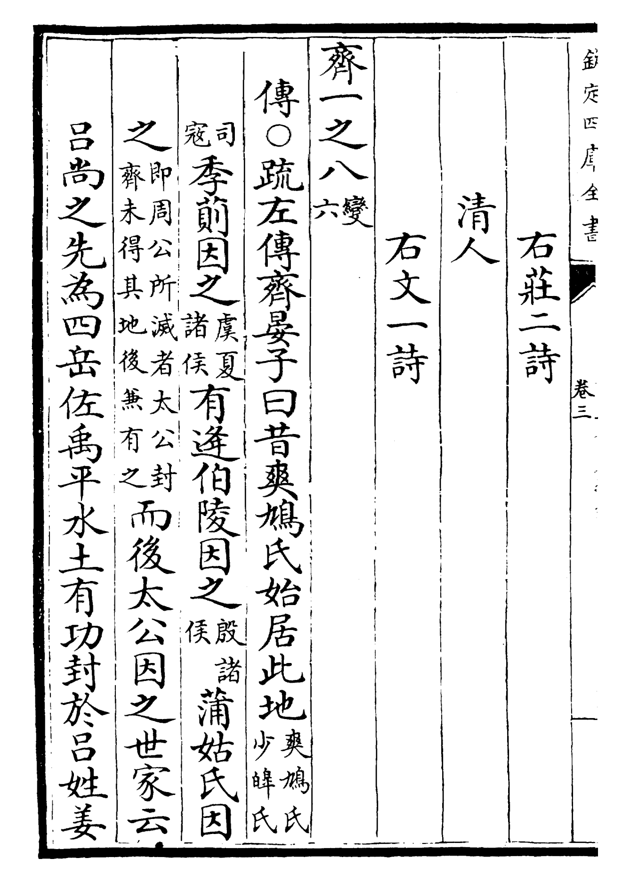
鄭桓公友初封三十六年為犬戎所殺子武公掘突立二十七年卒子莊公寤生立四十三年卒太子忽立是為昭公宋劫祭仲立莊公子突是為厲公四年出奔祭仲迎昭公入厲公居櫟二年高渠彌弒昭公立昭公弟子亹元年齊襄

公殺子亹而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史記曰子嬰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傅瑕弑子儀而公入七年卒子文公捷立四十五年卒鄭詩二十一篇可譜者四篇自武公至文公七君其間凡一百四十三年可見者三君耳餘不可知也

緇衣

右武一詩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右莊二詩

清人

右文一詩

齊一之八變六

傳○疏左傳齊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萴因之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即周公所滅者太公封齊未得其地後兼有之而後太公因之世家云呂尚之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

氏尚隱於渭陽西伯獵而遇之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武王平商封於齊都營丘爾雅水出其左營丘注䟽齊郡臨淄縣淄水過其南及東而城内有丘即營丘也葥實側反○東至于海北至于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雞鳴一言古賢妃諷今齊

經○三章薨薨見周南螽斯傳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早出視朝之言不必為陳古刺今之作一章夫人謂雞既鳴則君當起之時卿大夫之入朝者亦且盈庭矣然匪維雞之鳴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明所以速之也二章國君謂視朝

之法東方明矣則朝乃昌盛矣今之明非東方
之明乃月之光耳此昏惰之言所以拒前章夫
人之意也三章夫人又言曰雖天明而羣蟲飛
後豈不願與子同夢然禮不可違豈可肆其情
乎況今早起會朝頃刻亦且歸則大夫退後猶
可為宮中之宴樂今幸毋遲出無以予之故使
子為人所憎也此詩之辭則宮中之史叙述君
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還 齊二 獵者相譽

經○箋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譽音餘○詩緝子之還揖我謂我儇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詩記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傳○三章爾雅并疏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

力名迅迅疾也狼鳴能大能小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貛音歡貛音亦

著三齊不親迎詩人設女子言

傳○一章疏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正門內兩塾間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纊音曠瑱土甸反紞都覽反○疏紞用雜綵線織為之箋君五色臣三色疏謂色無正文以經素青黃故曰臣三

色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於著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於庭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俟於堂升階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導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二章道音導

東方之日 齊四 淫奔 異

經

此詩葢賦體女子有早奔從男子而莫歸者故

其人直述其事如此

東方未明 齊五 詩人刺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經

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

視朝可以言勤乎而曰不夙則莫眞可見興居

無節號令不時者矣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臣遽已怨悱興刺何歟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人之所自為不必能合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有不能言者況為人上者可不謹乎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

之位而於視朝之一事為然哉

傳○一章朝直遥反别必列反

序○周禮注縣壺以為漏疏謂懸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箭刻為準法縣與懸同

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若果刺挈壺氏則三章是也

南山六齊

刺齊襄公魯桓公

經○蕩徒黨反

傳○一章魯桓公名軌一名允隐公弟○箋魯桓公夫人襄公素與淫通○二章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天官屨人有屨有舄有命屨功屨散屨注其色有纁黄白黒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複重也禪音單○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三章詩緝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横七遍以上則麻生無

葉衡從其畝葢古法也○題下繻音需濼盧篤反

又音洛謫音責乘繩證反又如字

甫田七齊 君子戒訓時人 異

經○三章突釋文土活反又土訥反卒相見謂之突

韻中又作陀骨反犬從穴中暫出也○詩記苟由

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

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傳○一章無田之田與佃同音電○爾雅翼莠草似

稷無實今之狗尾也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張之亮反王于況反○二章毛訓桀桀猶驕驕釋文桀居竭反今傳用毛訓則桀字當從陸音○三章強其丈反

盧令齊八譽獵者　異

經○一章美仁當與鄭叔于田同

敝笱齊九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傳○一章說文笱曲竹捕魚○魴見周南汝墳○鱢

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呑矣是鰥為大魚也詩緝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也衛人所釣偶得大者以為大而詑之此詩配魴鱮言之不必便是大者○二章鱮字書皆似呂反今傳從釋文作才呂反是類隅切當從韻讀如敘○䲡鱮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詩緝今鰱鱅相似而小

別鰱頭小鱅頭大鰱音連鱅與恭常容二反○詩記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弟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君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題下𥛚諸若反齊地祝丘防皆魯地

穀齊地

載驅齊十刺文姜

傳○一章蔬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

文席竹革同飾後户為車之蔽○三章詩緝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虚縣東大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入濰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清新閘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為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匯為大澤其一過壽良北其一經邱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

亭與北濟合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潨於汶魯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竟之汶潨徂紅反郈厚侯二音

猗嗟一齊十刺魯莊不能防閑文姜

經○詩緝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詩皆歸咎於它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一章蹌七羊反

傳○一章詩緝抑若揚若猶而也言進退高下不失

其宜〇二章通釋朱子今案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而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三分其侯之一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賔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黄次黒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為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玄黄

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緑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者是也盖皆用布而皆畫獸頭於正鵠之處故名獸侯且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采色之數則亦如采侯之差等也鵠古毒反○禮書侯制凡侯道天子虎九十弓弓六尺

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左右出於躬者九十弓者五十四丈其中方丈八尺七十弓者四十二丈其中方丈四尺五十弓者三十丈其中方十尺五十弓者其中方十尺則上躬下躬各二丈上左右舌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綱以持舌上綱與下綱各出舌一尋而繫於植故五十弓之侯用布十六丈七十

弓之侯布二十五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布三十六丈凡布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為縫則幅止二尺畿外諸侯以熊侯糝侯豻侯為三侯其數上同于天子○三章左氏傳莊公十年齊桓公宋閔公伐魯戰于乘丘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金僕姑矢名長萬宋大夫乘

去聲長上聲

齊詩譜

齊自太公十二世至襄公諸兒在位十二年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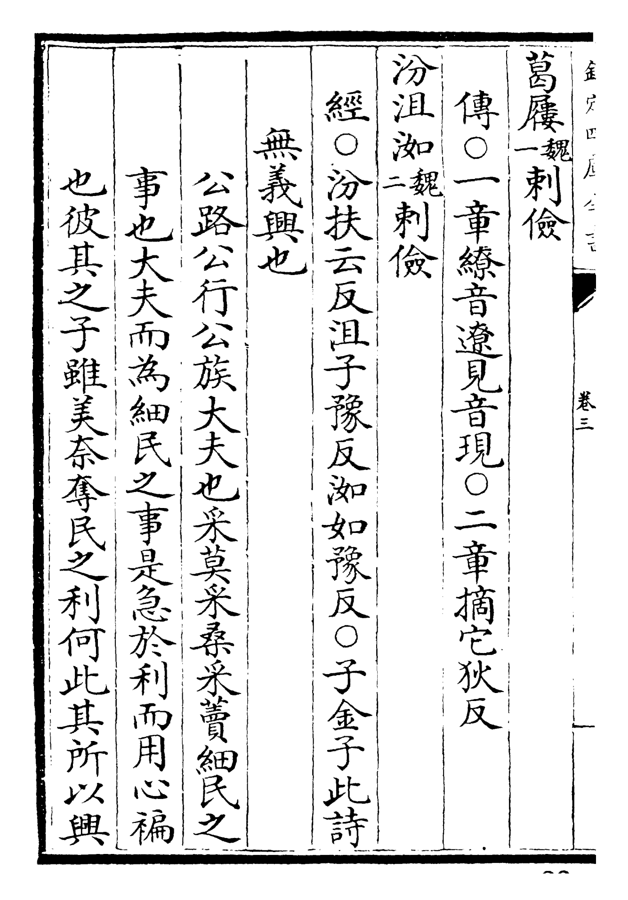
詩十一篇唯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篇為襄公詩餘不可攷○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皆為文姜而作竊疑有魯人之辭焉猗嗟有曰展我甥兮固齊詩也南山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蓋已難定為何國之詩矣至於敝笱不能制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之魯道有蕩亦据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

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春秋卒它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之意一也

魏一之九變七

傳○書蔡氏傳雷首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析城亦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山峰四面如城坂甫遠反濩烏號反○枕之鴆反解下買反○詩記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嘗攷漢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至汾陰入河汾陰葢河東之縣也通典汾陽即嵐州宜芳縣汾陰即萬泉縣隷河中府○詩緝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行戸郎反



葛屨一魏刺儉

傳○一章繚音遼見音現○二章摘它狄反

汾沮洳二魏刺儉

經○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子金子此詩無義興也

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藚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

刺也此則賦也

傳○一章䟽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謂之乾絳河汾間謂之莫○二章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懐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索隐曰方猶邉也言能隅牆見彼邉之人○三章

蔬藚一名牛脣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葉

如車前味亦相似蕮音昔○疏左傳宣二年晋成

公立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庶子為公行適

都歴反

園有桃魏三憂國小無政

經

此無義興也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

歌且謡矣不我知者見我之歌謡則以為傲世陵物也於是答之曰彼為政者之所行果為是乎子所言何為如此也是則我心之憂矣誰復能知之乎然初不難知其莫知者以不思耳

傳○一章疏謡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毛傳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也行葦傳歌者合於琴瑟歌謡對文如此散言之則歌為總名未必合樂也

陟岵魏四孝子行役念親

傳○岵屺傳訓從毛而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疏以為毛傳寫誤李氏初曰陟岵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故中曰陟屺以屺瞻望有所不見故卒曰陟岡蓋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

十畝之間 魏五 賢者不樂仕於危國 異

傳○一章釋文還本作旋恐不必叶若如本字讀則閑亦不必叶○張子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為場圃

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詩記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小豈容尚守古法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為定數也李氏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

伐檀魏六詩人美君子不素食　異

經○一章釋文貆貉子也貉戶各反○三章漘見王

葛藟傳

傳以詩人見君子伐檀欲以自給乃寘河干而不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而又述君子之志謂不耕獵則不可得禾獸可見其守義厲志於是自賛之曰彼君子是不素餐者惟末兩句為詩人之言爾愚竊以為此詩人之所自道也蓋首三句比也言伐檀木將以為輻輪而車所以行陸者也今乃寘之河濵河水之清將何所用車乎以比已之勤勞於事乃屏棄不用也小人

在位悠悠逸豫無功受祿而貪得無厭於是乃
問之曰爾不稼穡不狩獵而禾獸之多如此乃
正言之曰彼君子者則必有功而後食不素食
其祿也然則此雖刺貪鄙之小人而朝廷舉措
失宜必致禍亂大可見矣子金子曰自敘之詩
不敢自以為君子故美他人之不素餐者

傳○一章莊子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子桑戶死鼓瑟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而巳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二章秉把也○三章鵪烏含反○疏飡水澆飯

碩鼠魏七 民困貪殘

經○一章貫毛訓事故作古亂反今傳訓習當作古患反

詩人欲適彼樂土固畏從政者之貪殘而欲去然亦未知所去者何土下言樂土樂土猶是意

望料想之辭得樂土而居之其得我所乎次言得樂國而居其得我養生之直道乎上二章食黍食麥固可見其貪殘至於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有其所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拯我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逝發語辭

傳○一章詩緝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有五技或謂之雀鼠魏國今河東縣宜謂此鼠也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木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爾雅字作鼫

唐一之十八變

傳○詩緝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晉陽縣注云故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注云堯

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張晏注云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為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以為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

詩譜為晉陽盖成王封叔虞於尭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陽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尭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前編太行在今懐州之北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山起峰爾恒山北岳在今定州之北太行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山險但榆次縣與平定軍諸處為高平

爾大岳今晋州霍邑縣霍太山也

蟋蟀一唐國人相勸　異

經○蟋斯栗反蟀所律反

傳○一章疏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蛪楚謂之王孫幽州謂之促織蛬俱勇反蜻子盈反蛪力結反○疏遂者從始嚮末之言○務閒乎艱反舍音捨○三章春官巾車庶人乘役車注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詩疏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山有樞唐二答前篇　異

傳○一章荎田結反爾雅蓲刺榆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於白榆○詩緝榆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此榆盖總言榆爾不知專指何榆也爾雅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為白榆是也枌乃榆之白者榆非白枌也○

蓲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愚謂此詩固欲廣前詩人之意而寛其憂也盖

蟋蟀以為不可不樂而又不可過於樂不特思其職之所居而又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其憂固已深矣然其勤儉自守思患豫防其言猶可制而此詩所思又在身後且宛其死矣之言又若朝不謀夕者故曰憂愈深而言愈蹙也

二章蔬栲生山中似樗因名山樗亦類漆樹俗語櫄樗栲漆相似如一又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吴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

者似誤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樵音樁與杶同欙敕居反櫟音歷檍音億爾雅注疏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名曰萬歲或謂之牛筋葉新生可飼牛筋音斤

揚之水唐三國人將歸沃

經○左氏傳史記晉穆侯之大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後四年仇立是為文侯卒子昭侯立封叔

父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是為桓叔後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敗桓叔立孝侯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詩緝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君子謂桓叔言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之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

憂也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為内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至於我聞有命又以見禍至甚廹而不敢以告人乃反辭以見意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且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廹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傳○一章鑿鑿毛氏鮮明貌李氏如湶食不鑿之鑿

○嶢鉏咸反純之尹反○詩緝素絲也以素為衣

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

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緣也謂染繒為赤色為

中衣之緣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

褗領也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

稱也晃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

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

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稍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素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為之蓋朝服以布為也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僭知諸侯當服之也褗音偃○疏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

也今隷解州○三章左氏傳齊景公無嫡子鬻姒之子荼嬖哀五年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諸公子出奔陽生奔魯六年陳乞攻敗高國使召陽生八月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十月立之是為悼公注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

椒聊唐四不知所指序言沃

經○一章子金子陳與可云序謂沃蕃衍盛大此誤看詩句椒謂晋也彼其之子沃也聊粗略之意以

椒之粗略蕃衍不過盈升而彼沃則碩大無朋則此之椒聊豈能遠長哉今案此當為比體○李氏本草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匊漢志千二百黍為龠盖龠為合十合為升則升大於匊陸農師謂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

傳○一章比毗至反

綢繆唐五詩人叙昏姻夫婦之辭 異

經○箋三星在天三月末四月中在隅四月末五月

中在戸五月末六月中

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昏姻之道

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詩上四句皆詩人

述夫婦之言下二句皆詩人自道其夫婦之喜

此蓋於六月之時成昏而作詩者歴敘自仲春

以後失時漸久以至於今也今夕何夕同一時

見此者同一夫婦而上二句追敘其失時也子

兮子兮首章指女卒章指男二章則兩指之也

傳○一章繆芒侯反類隅切今改莫彪反○心星東

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三章李氏國語雖曰女

三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杕杜唐六 無兄弟而求助 異

經○杕徒細反○詩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

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佽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

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此詩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與鄭風揚之水相類前三句以朱子之意求之後六句以東萊之意求之恐得此詩之旨

傳○一章疏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赤棠與白棠

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赤棠木理韌亦可作弓幹酢七故反韌音刃

羔裘唐七不知所謂 異

經○羔裘豹袪見鄭羔裘傳○子金子婦人留所愛之詞也羔裘豹袪謂其人也自我人居居留其人也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二句可見

傳○蹠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鴇羽_八唐民從征役不得養父母

經○鴇音保蓺魚祭反○稷黍見王黍離

傳○一章䟽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韻會虎文俗呼為獨豹○䟽柞櫟徐州謂為杼或謂栩也柞疾各反櫟郎狄反杼食汝反○䟽不攻緻謂不攻牢不堅緻也愚謂君子以王事不可不攻牢堅緻故盡心竭力在外而不能蓺黍稷也緻直利反

○三章埤雅鴇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本草

梁有青梁黄梁白梁皆粟類也種蒔多白梁青黄稀有青梁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黄白梁也黄梁穗大毛長殻米俱粗於白梁白梁穗大毛多而長殻粗扁長不似粟圓也

序○朱子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晋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世一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為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殺孝侯晋人立其弟鄂侯世二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

虢公伐曲沃而立虢侯之子光是為哀侯三世元年

翼入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

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

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四世四年武公殺之明

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五世二十八年

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無衣九唐武公請命于天子　異

傳○一章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一華蟲二火三宗

彛畫於衣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繡於裳鷩畢列
反○車旗衣服謂繁纓之就屬車之乘旗之斿服
之章皆以七為節繁蒲官反屬之欲反斿力求反
○釐與僖同○詩緝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
惡簒弑大惡王法所不容彼其請命豈真知有王
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不能定也王不
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使尤非
禮也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歎周之衰

也○詩記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出於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十五年武公弒晉小子侯明年猶能命虢仲立緡於晉又

明年猶能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之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所由來者漸矣○幾居衣反

有杕之杜十唐君子好賢異

傳○一章蹝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二章蹝言道之周遶之故為曲也

葛生一唐十婦人思其夫

經○一章葛見周南葛覃楚見周南漢廣傳

傳○一章蹠蔽之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名烏

眼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渴薁於六反

序○程子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誤

采苓二唐十戒聽讒

經○一章苓見邶簡兮傳○卒章葑見邶谷風

傳○箋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山上信有苓矣今之

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而非者此比說也本義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其首陽蓋興所見也此興說也○本義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亦勿以為然○疏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案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地理攷異伯夷墓在永樂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永樂即蒲坂縣也○箋苟且也傳姑舍置之姑即其義○二章疏苦菜荼也見邶

谷風

唐詩譜

案唐叔虞十一世至昭侯封成師于曲沃七年潘父弑昭侯子孝侯平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子鄂侯郄立六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曲沃武公虜哀侯子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弑之天子立哀侯弟緡為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滅晋自昭侯至侯緡六世六十九年○成師是為

曲沃桓叔卒子莊伯鱓立卒子武公稱立三十七年滅晉二年而卒子獻公佹諸立自昭侯至武公共七十一年唐詩十二篇可譜者四疑者二其半不可知也

揚之水 椒聊

右昭二詩

鴇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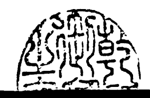
右在晉沃爭亂五世之閒

無衣

右武一詩

葛生　采苓

右二詩疑在獻世



詩集傳名物鈔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